

# 連城訣

金

金庸



朗聲圖書



廣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 
廣州出版社

金庸作品集  
20

连

城

诀

全

金庸  
著



NLIC29708414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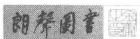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连城诀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11. 11 (2012. 06 重印)  
ISBN 978-7-5462-0614-1

I. ①连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8100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7-084号



本书版权由查良镛(金庸)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专有使用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## 连城诀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7号广建大厦九楼、十楼 邮政编码: 510635)

网址: <http://www.gzcbs.com.cn>

策 划 欧阳群

责任编辑 何 娟 徐莉雅

特邀编辑 林春光

责任校对 林卓萍

内文插画 姜云行

封面设计 李小祖

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(发行专线: 020-34297719)

印 刷 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

(地址: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水田村石龙大道56号 邮编: 518108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总 字 数 302千

总 印 张 11.75

印 数 10001—20000套

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6月第2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462-0614-1

总 定 价 25.00元(全一册)

“我不放手，人家买了大黄去，要宰来吃的，我不舍得。”



目录

一	乡下人进城 .....	5
二	牢狱 .....	33
三	人淡如菊 .....	67
四	空心菜 .....	99
五	老鼠汤 .....	123
六	血刀老祖 .....	155
七	落花流水 .....	187
八	羽衣 .....	219
九	“梁山伯·祝英台” .....	257
十	《唐诗选辑》 .....	287
十一	砌墙 .....	313
十二	大宝藏 .....	343
	后记 .....	359

## 《金庸作品集》序

小说是写给人看的。小说的内容是人。

小说写一个人、几个人、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。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，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，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。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才只写一个人，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但写到后来，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“星期五”。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，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，内心的世界，尤其是内心世界。

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、人物、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，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，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，也是写人，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，人物是有武功的，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。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。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，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，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》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，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。

小说是艺术的一种，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，主要形式是美，广义的、美学上的美。在小说，那是语言文笔之美、安排结构之美，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。什么形式都可以，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，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，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。

读者阅读一部小说，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。同样一部小说，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，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。读者的个性与感情，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，产生了“化学反应”。

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。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，用钢琴、小提琴、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，画家可以选择油画、水彩、水墨或漫画的形式。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，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，能不能和读者、听者、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，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。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，有好的艺术，也有不好的艺术。

好或者不好，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，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。判断美的标准是美，是感情，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，道德上的善或不善，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，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当然，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，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，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，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，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为题材，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，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。直到文艺复兴之后，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，所谓文艺复兴，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、罗马时代对“人”的描写，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。

中国人的文艺观，长期来是“文以载道”，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，用“善或不善”的标准来衡量文艺。《诗经》中的情歌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。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，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，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。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，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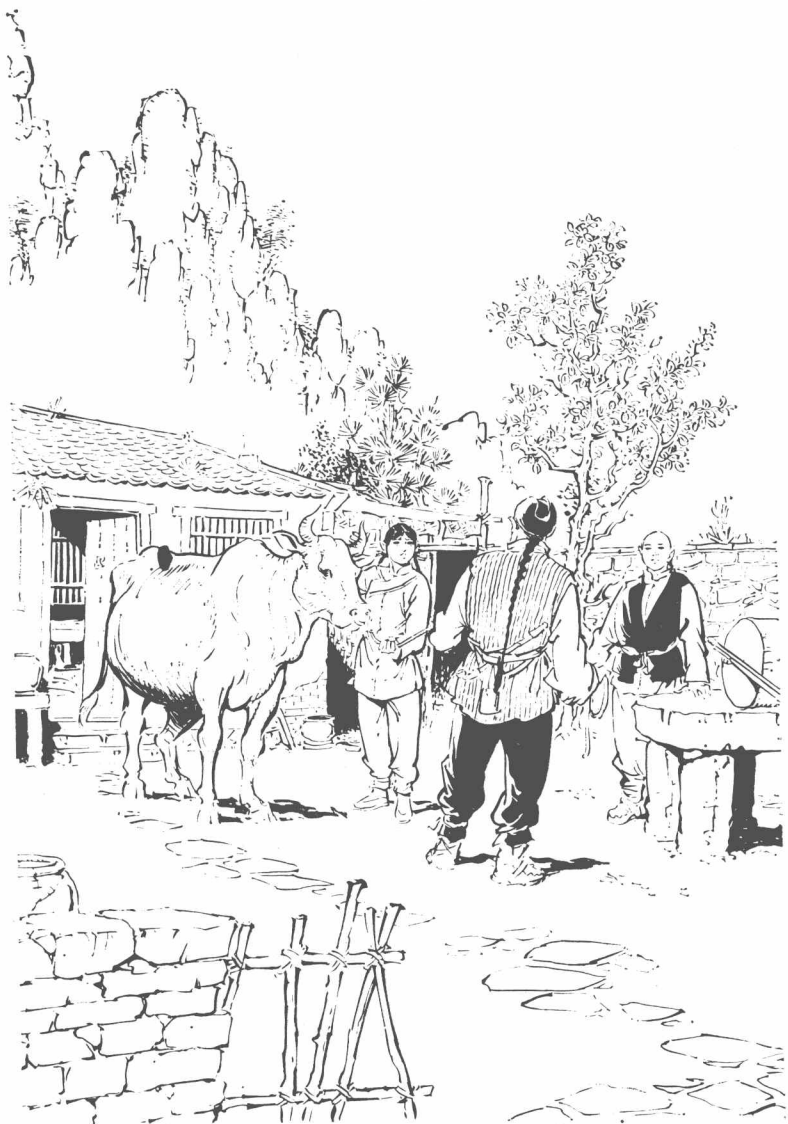
我写武侠小说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（古代的、没有法治的、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社会）中的遭遇。

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。古代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。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够成熟，描写殊不深刻，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。无论如何，我不想载什么道。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，也写政治评论，也写与哲学、宗教有关的文字。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诉诸读者理智的，对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断，读者或许同意，或许只部份同意，或许完全反对。

对于小说，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，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。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种感情，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。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艺术是创造，音乐创造美的声音，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，小说是想创造人物。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，那么有了录音机、照相机，何必再要音乐、绘画？有了报纸、历史书、记录电视片、社会调查统计、医生的病历纪录、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，何必再要小说？

一九八六·二·六 于香港





## 一 乡下人进城

托！托托托！托！托托！

两柄木剑挥舞交斗，相互撞击，发出托托之声。有时相隔良久而无声息，有时撞击之声密如联珠，连绵不绝。

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，三间小小瓦屋之前，晒谷场上，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，正在比试。

屋前矮凳上坐着一个老头儿，嘴里咬着一根短短的旱烟袋，手中正在打草鞋，偶尔抬起头来，向这对青年男女瞧上一眼，嘴角边微微含笑，意示嘉许。淡淡阳光穿过他口中喷出来的一缕缕青烟，照在他满头白发、满脸皱纹之上，但他向吞吐伸缩的两柄木剑瞥上一眼之时，眼中神光炯然，凛凛有威，看来他年纪其实也并不很老，似乎五十岁也还不到。

那少女十七八岁年纪，圆圆的脸蛋，一双大眼黑溜溜地，这时累得额头见汗，左颊上一条汗水流了下来，直流到颈中。她伸左手衣袖擦了擦，脸上红得像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的红辣椒。那青年比她大着两三岁，长身黝黑，颧骨微高，粗手大脚，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，手中一柄木剑倒使得颇为灵动。

突然间那青年手中木剑自左上方斜劈向下，跟着向后挺剑刺出，更不回头。那少女低头避过，木剑连刺，来势劲急。那青年退了两步，木剑大开大阖，一声吆喝，横削三剑。那少女抵挡不住，突然收剑站住，竟不招架，娇嗔道：“算你厉害，成不成？把我砍死了罢！”

那青年没料到她竟会突然收剑不架，这第三剑眼见便要削上她腰间，一惊之下，急忙收招，只是去势太强，噗的一声，剑身竟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。那少女拍手叫好，笑道：“羞也不羞？你手中拿的若是真剑，这只手还在吗？”

那青年一张黑脸黑里泛红，说道：“我怕削到你身上，这才不小心碰到自己。若是真的拼斗，人家肯让你么？师父，你倒评评这个理看。”说到最后这句话时，面向老者。

那老者提着半截草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先前五十几招拆得还可以，后面这几招，可简直不成话了。”从少女手中接过木剑，挥剑作斜劈之势，说道：“这一招‘哥翁喊上来’，跟着一招‘是横不敢过’，那就应当横削，不可直刺。阿芳，你这两招是‘忽听喷惊风，连山若布逃’，剑势该像一疋布那样逃了开去。阿云这两招‘落泥招大姐，马命风小小’倒使得不错。不过招法既然叫做‘风小小’，你出力的使剑，那就不对了。咱们这一套剑法，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‘躺尸剑法’，每一招出去，都要敌人躺下成为一具死尸。自己人比划喂招虽不能这么当真，但‘躺尸’二字，总是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爹，咱们的剑法很好，可是这名字实在不大……不大好听，躺尸剑法，听着就叫人害怕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听着叫人害怕，那才威风哪。敌人还没动手，先就心惊胆战，便已输了三分。”他手持木剑，将适才这六招重新演了一遍。只见他剑招凝重，轻重进退，俱是狠辣异常，那一双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，拍起手来。那老者将木剑还给少女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再练一遍。阿芳别闹着玩，刚才师哥若不是让你，你小命儿还在么？”

那少女伸了伸舌头，突然间一剑刺出，迅捷之极。那青年不及防备，急忙回剑招架，但被那少女占了机先，连连抢攻，那青年一时之间竟没法扳回。眼见败局已成，忽然东北角上马蹄声响，一乘马快奔而来。

那青年回头道：“是谁来啦？”那少女喝道：“打败了，别赖皮！谁来了跟你有甚相干？”刷刷刷又是连攻三剑。那青年奋力抵挡，怒道：“你道我怕了你不成？”那少女笑道：“你嘴上不怕心里怕。”左刺一剑，右刺一剑，两招去势极是灵动。

其时马上乘客已勒住了马，大声叫道：“‘天花落不尽，处处鸟衔飞！’妙啊！”

那少女“咦”的一声，向后跳开，向那乘客打量，只见他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，服饰考究，是城里有钱人家子弟的打扮，不禁脸上一红，轻声道：“爹，他……他怎么知道？”

那老者听得马上乘客说出女儿这两招剑法的名称，心下也感诧异，正待相询。那乘客已滚鞍下马，上前抱拳说道：“请问老丈，麻溪铺有一位剑术名家，‘铁锁横江’戚长发戚老爷子，他住在哪里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便是戚长发。什么‘剑术名家’，那可是万万不敢当了。大爷寻我作甚？”

那青年壮士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晚辈卜垣，跟戚师叔磕头。晚辈奉家师之命，特来叩见。”戚长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伸手扶起，双臂微运内劲。卜垣只感半身酸麻，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戚师叔考较晚辈起来啦，一见面便叫晚辈出丑。”

戚长发笑道：“你内功还差着点儿。你是万师哥的第几弟子？”卜垣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晚辈是师父第五个不成材的弟子。师父他老人家日常称道戚师叔内功深厚，怎么拿晚辈喂起招来啦！”戚长发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万师哥好？我们老兄弟十几年不见啦。”卜垣道：“托你老人家福，师父安好。这两位师哥师姊，是你老人家高足罢？剑法真高！”

戚长发招招手，道：“阿云，阿芳，过来见过卜师哥。这是我的光杆儿徒弟狄云，这是我的光杆儿女儿阿芳。嘿，乡下姑娘，便这么不大方，都是自己一家人，怕什么丑了？”

戚芳躲在狄云背后，也不见礼，只点头笑了笑。狄云道：“卜师兄，你练的剑法跟我们的都是一路，是吗？不然怎么一见便认出

了师妹剑招。”

戚长发“呸”的一声，在地下吐了口痰，说道：“你师父跟他师父同门学艺，学的自然是一路剑法了，那还用问？”

卜垣打开马鞍旁的布囊，取出一个包袱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戚师叔，师父说一点儿薄礼，请师叔赏面收下。”戚长发谢了一声，便叫女儿收了。

戚芳拿到房中，打开包袱，见是一件锦缎面羊皮袍子，一只汉玉腕镯，一顶毡帽，一件黑呢马褂。戚芳捧了出来，笑嘻嘻的喊道：“爹，爹，你从来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衫，穿了起来，哪还像个庄稼人？这可不是发了财、做了官么？”

戚长发一看，也不禁怔住了，隔了好一会，才忸忸怩怩的道：“万师哥……这个……嘿嘿，真是的……”

狄云到前村去打了三斤白酒。戚芳杀了一只肥鸡，摘了园中的大白菜和空心菜，满满煮了一大盘，另有一大碗红辣椒浸在盐水之中。四人团团一桌，坐着吃饭。

席上戚长发问起来意。卜垣说道：“师父说跟师叔十多年不见，好生记挂，早就想到湖南来探访，只是师父他老人家每日里要练‘连城剑法’，没法走动……”戚长发正端起酒碗放在唇边，将刚喝进嘴的一口酒吐回碗里，忙问：“什么？你师父在练‘连城剑法’？”卜垣神情很是得意，道：“上个月初五，师父已把‘连城剑法’练成了。”

戚长发更是一惊，将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放，小半碗酒都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和胸前衣襟都是酒水。他呆了一阵，突然哈哈大笑，伸手在卜垣的肩头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好小子，你师父从小就爱吹牛。这‘连城剑法’连你师祖都没练成，你师父的玩艺儿又不见得如何高明，别来骗你师叔啦，喝酒，喝酒……”说着仰脖子把半碗白酒都喝干了，左手抓了一只红辣椒，大嚼起来。

卜垣脸上却没丝毫笑意，说道：“师父知道师叔定是不信，下

月十六，是师父他老人家五十岁寿辰，请师叔带同师弟师妹，同去荆州喝杯水酒。师父命晚辈专诚前来相邀，无论如何要请师叔光临。师父说道，他的‘连城剑法’只怕还有练得不到之处，要跟师叔一起来琢磨琢磨，师父常说师叔剑法了得，我们师兄弟如得师叔指点几招，大伙儿一定大有进益。”

戚长发道：“你那二师叔言达平，已去请过了么？”卜垣道：“言二师叔行踪无定，师父曾派二师哥、三师哥、四师哥三位，分别到河朔、江南、云贵三处寻访，都说找不到。戚师叔可曾听到言二师叔的讯息么？”

戚长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师兄弟三人之中，二师哥武功最强，若说是他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，我倒还有三分相信。你师父嘛，嘿嘿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”

他左手抓住酒壶，满满倒了一碗酒，右手拿着酒碗，却不便喝，忽然大声道：“好！下月十六，我准到荆州，给你师父拜寿，倒要瞧瞧他的‘连城剑法’是怎么练成的。”

他将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顿，又是半碗酒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、衣襟上都是酒水。

“爹爹，你把大黄拿去卖了，来年咱们耕田怎么算啊？”

“来年到来年再说，哪管得这许多？”

“爹爹，咱们在这儿不是好好的么？到荆州去干什么？什么万师伯做生日，卖了大黄做盘缠，我说犯不着。”

“爹爹答应了卜垣的，一定得去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怎能反悔？带了你和阿云到大地方见见世面，别一辈子做乡下人。”

“做乡下人有什么不好？我不要见什么世面。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。我带着它去吃草，带着它回家。爹爹，你瞧瞧大黄在流眼泪，它不肯去。”

“傻姑娘！牛是畜生，知道什么？快放开手。”

“我不放手。人家买了大黄去，要宰来吃了，我不舍得。”

“不会宰的，人家买了去耕田。”

“昨天王屠户来跟你说什么？一定是买大黄去杀了。你骗我，你骗我。你瞧，大黄在流眼泪。大黄，大黄，我不放你去。云哥，云哥！快来，爹爹要卖了大黄……”

“阿芳！爹爹也舍不得大黄。可是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拜寿，那成么？咱们三个满身破破烂烂的，总得缝三套新衣，免得让人家看轻了。”

“万师伯不是送了你新衣新帽么？穿起来挺神气的。”

“唉，天气这么热，老羊皮袍子怎么背得上身？再说，你师伯夸口说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，我就是不信，非得亲眼去瞧瞧不可。乖孩子，放开了手。”

“大黄，人家要宰你，你就用角撞他，自己逃回来，不！人家会追来的，你逃得远远的，逃到山里……”

半个月之后，戚长发带同徒儿狄云、女儿戚芳，来到了荆州。三人都穿了新衣，初来大城，土头土脑，都有点儿心虚胆怯，手足无措。打听“五云手”万震山的住处。途人说道：“万老英雄的家还用问？那边最大的屋子便是了。”

狄云和戚芳一走到万家大宅之前，瞧见那高墙朱门、挂灯结彩的气派，心中都是暗自嘀咕。戚芳紧紧拉住了父亲的衣袖。戚长发正待向门公询问，忽见卜垣从门里出来，心中一喜，叫道：“卜贤侄，我来啦。”

卜垣忙迎将出来，喜道：“戚师叔到了。狄师弟好，师妹好。师父正牵记着师叔呢。这几天老是说：‘戚师弟怎么还不到？’请罢！”

戚长发等三人走进大门，鼓乐手吹起迎宾的乐曲。唢呐突响，狄云吃了一惊。

大厅上一个身形魁梧的老者正在和众宾客周旋。戚长发叫道：“大师哥，我来啦！”那老者一怔，似乎认不出他，呆了一呆，这

才满脸笑容的抢将出来，呵呵笑道：“老三，你可老得很了，我几乎不认得你啦！”

师兄弟正要拉手叙旧，忽然鼻中闻到一股奇臭，接着听得一个破锣似的声音喝道：“万震山，你十年前欠了我一文钱，今日该还了罢？”戚长发一转头，只见厅口一人提起一只木桶，双手一扬，满桶粪水，疾向他和万震山二人泼将过来。

戚长发眼见女儿和徒弟站在身后，自己若是侧身闪避，这一桶粪水势须兜头泼在女儿身上，他应变奇速，双手抓住长袍，运劲一崩，拍拍拍拍一阵迅速轻响，扣子崩断，左手抓住衣襟向外一崩，长袍已然离身，内劲贯处，一件长袍便如船帆鼓风，将泼来的粪水尽行兜在其中。他顺手一送，兜满粪水的长袍向来人疾飞过去。

那人掷出粪桶，便即跃在一旁。砰嘭，拍啦，粪桶和长袍先后着地，满厅臭气弥漫。

只见那人满腮虬髯，身形魁梧，威风凛凛的站在当地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万震山，兄弟千里迢迢的来给你拜寿，少了礼物，送上黄金万两，恭喜你金玉满堂啊！”

万震山的八名弟子见此入如此前来捣乱，将一座灯烛辉煌的寿堂弄得污秽不堪，无不大怒。八个人一拥而上，要揪住他打个半死。

万震山喝道：“都给我站住了。”八名弟子当即停步。二弟子周圻向那大汉破口大骂：“操你奶奶的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今天是万老爷的好日子，却来搅局，不揍你个好的，你王八羔子，也不知道五云手万家的厉害。”

万震山已认出这虬髯汉子的来历，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太行山吕大寨主到了。吕大寨主这几年发了大财哪，家里堆满了黄金万两使不完，随身还带着这许多。”

众宾客听到“太行山吕大寨主”这七个字，许多人纷纷交头接耳的议论：“原来是太行山的吕通，不知他如何跟万老爷子结下了梁子。”“这吕通是北五省中黑道上极厉害的人物，一手六合刀



六合拳，黄河南北可是大大的有名。”“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！今日有一番热闹瞧的了。”

吕通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十年之前，我兄弟在太原府做案，暗中有人通风报讯，坏了我们的买卖。那也不打紧，却累得我兄弟吕威坏在鹰爪子里，死于非命。直到三年之前，才查到原来是你万震山这狗贼干的好事。这件事你说怎么了结？”

万震山道：“不错，那是我姓万的通风报讯，在江湖上吃饭，做没本钱买卖，那也没什么，可是你兄弟吕威强奸人家黄花闺女，连坏四条人命。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我姓万的遇上了可不能不管。”

众人一听，都大声叫嚷起来：“这种恶事也干，不知羞耻！”“贼强盗，绑了他起来送官。”“采花大盗，竟敢到江陵府来撒野！”

吕通突然一个箭步，从庭院中窜到厅前，横过手臂，便向楹柱上击了过去。连击数下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响，一条碗口粗细的楹柱登时断为两截，屋瓦纷纷堕下，院中厅前，一片烟尘弥漫。许多人逃出了厅外。众人见他露了这手铁臂功，无不凛然，均想：“若是身上给他手臂这么横扫一记，哪里还有命在？”

吕通反身跃回庭院，大声叫道：“万震山，你当真是侠义道，就该明刀明枪的出来打抱不平，我倒服你是条好汉。为什么偷偷的去向官府通风？又为什么吞没了我兄弟已经到手了的六千两银子？他妈的，你卑鄙无耻！有种的就来拼个死活！”

万震山冷笑道：“吕大寨主，十年不见，你功夫果然大大长进了。只可惜似你这等人物，武功越强，害人越多。姓万的年纪虽老，只得来领教领教。”说着缓步而出。

忽然间人丛中窜出一个粗眉大眼的少年，悄没声的欺近身去，双臂一翻，已勾住吕通的两条手臂，大声叫道：“你弄脏了我师父的新衣服，快快赔来！”正是戚长发的弟子狄云。

吕通双臂一振，要将这少年震开，不料手臂给狄云死命勾住了，无法挣脱。吕通这铁臂功须得横扫直击，方能发挥威力，冷不防被他勾住了，臂上劲力使不出来。他大怒之下，右膝一举，撞在